中華郵政認為新聞紙類 貳拾叁年貳月玖日 （星期伍）

成都新聞

第二叁三號

社址 東御街營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明新印刷局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柒角 全年三元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請注意 灶君廟一明茶園啓
本園於年正月初六日起每日午后聘請
楊嘯天先生
主評特別新書
奇俠 英雄傳
新劇開講風雨不改 座位修理完善但是 諸多閱君早臨爲幸

智育影院
二月五日……
三剪梅

黑寒的大王

重慶小食店
夾鍋毛肚子
一鍋一敍府燃麵
綿竹大麯

韓翔宗

廣東白濁靈根丸
華昌大藥房第一特效出品
五淋白濁皆能醫治 三日止濁 七天除根永不翻發
諸君若患淋濁 不服此丸 算一個缺點
每瓶定價大洋五角 總發行……生生藥房……

是生醫社 王靜明
專治男女內外痔瘡牛皮癬 九子爛瘡大小瘡症
住西御街三十六號

曾鑄庭
精治婦人臨產 住入科……

製男主……五十七

色慾撩人搖身一變 壽星串演新郎

五六老翁春情尚健鬼計多端 胞弟冒充新郎入了洞房事露 妻妾兇狠少女涉訟被駁

本報上海航訊 江北鹽城人張詒傳，年已五十有六，而在七浦路六百五十四號，開設黃包車公司，以經放黃包車爲業，竟被同鄉女子鄭來貞，年念二歲，延滬振麗律師，具狀向第一特區法院刑庭，報告張詐術騙婚，威逼離異，并附帶民訴等情，其起訴意旨，則以自訴人鄭來貞，生長鹽邑，現年念二歲，於去年九月間，有孫玉樓者，謂有同鄉張詒傳，經商滬上，薄具資財，唯內助乏人，

急欲物色

鄭女爲妻，故願代爲作伐，自訴人家屬，乃要求雙方男女親自晤面，以免後來生怨，詎料被告張詒傳，竟魚目混珠，其時自訴人自知年老，即以其弟代兄，實施騙婚伎倆，竟人未明真僞，相信無誤，男女晤面，均表同情，遂依俗禮，委禽擇吉迎娶，入門後，但見新郎年逾半百，與先前相親時面目全非，且髮妻健在，并有

嬌妾侍從

至此始知張冠李戴，前與自訴人晤面者，實爲被告之胞弟，自訴人雖已知受其詐騙，奈白璧已汚，亦無可如何，惟有愁腸百結，以了殘生，詎被告之妻，憐自訴人年輕命薄，被騙而來，常加憫恤，稍意溫存，不料其妻爭顏取妍，從中煽惑，時而毆罵，繼又毆指身有惡疾，不守婦道，於是打罵不休，百般虐待，曾於舊歷多月念九日，迫立離婚據，申言如不立據，則將

兩耳割下

移送警局所，隨時取出書立筆據一紙，迫令簽押，似此爲富不仁，實置生活於不顧，且驅逐出外，迫不得已，來案控訴，查以詐術使婦女誤信有夫婦關係，而聽從其奸淫，一者，或有配偶而重婚者，皆爲法所不容，被告所爲不法已極，爲此依照刑法二四四條及二五四條，請求亟念被騙離鄉背井之弱女，加以特別保護，迅傳被告到案，依法治罪，以自訴人好遭遺棄，毫無生活技能，今後每月三十元計算，以十年爲限，應請同時判令

一次給付

生活費洋三千六百圓，特院據狀，准詞飭傳於昨日下午，由劉毓桂推事，蒞刑二庭集訊，即據自訴人鄭來貞投訴以上情形，謂看親時係一年約三十餘歲之中年，及至十月十一日在江北正式結婚後，則一變而爲年將半百之老頭，只因木已成舟，無可奈何，但被告除髮妻外，尚有一妾，頗爲兇悍，屢遭虐待，苦不勝言，且遭驅逐，因此起訴云云，詰之被告供稱，原告係由我出洋三百圓，向其父鄭嘉模

購來作妾

并未結婚，立有字據，原告因不守婦道，與黃包車夫相暱，被我妻撞見，與之交涉，原告及其父自願離異，立有離婚據爲憑，遂呈案，劉推事乃勸令和解，着鄭來貞隨被告回去，好好度日，鄭乃表示願意，惟須着令被告將其妾退去，被告聞語，即向庭上聲稱，該婦並非我妾，實係多年之姘婦，時常我家遊玩，萬不能退去，致和解無成，遂諭開始辯論，由原告律師擂振聲，被告律師朱士驄，互辯之下，劉推事當庭判決，張詒傳無罪，附帶民訴原告之訴駁回，

諧語 （鵑）

去歲閱處，鄉黨即往同鄉老前輩劉寓閑談，渠有一女，適齡十餘，就學，投致省中某學院，致試甫畢，返寓坐定，伊父即問之曰，學校試題揭曉否，女反問曰，誰個接小，一要老婆」我們錄取沒有，余不禁捧腹大笑，伊父氣極，育之曰，你揭曉兩字都讀不得，够得上讀專門學校，真是羞死先人，因昨日與友談及。

余友間一小學教師會致揭曉來，亦關同樣之笑話，特誌之以博一粲，

滑稽拾零

庸醫小傳 （嘯天）

公少慧，四十能文，屢試不第，棄文就武，發三矢，斃二鼓吏，公怒，改習醫，恆以扁鵲自居，但數十年間，未偶得微恙，乃自命一良方服之，公薨，故是公之誅曰，「嗚呼，公死矣，公覺死矣，公不死，則天下之人多死者，公死，則天之人少死矣」，並祭文云，公之術，非岐非黃，公之藥，如虎如狼，着公之手，不病亦病，服公之藥，不亡亦亡，嗚呼哀哉，尚饗，

詩 感懷 （西人）

殘月樓高嘆晚秋，國家多難倍增羞，不甘雪恥妖氛急，塔裡愁濃江水流，淒風惡耗付愁濃，路斷人稀血正紅，瀟流苦我歸無計，故鄉歡聚幾時重，

紀實滑稽香艷小說 社會怪現狀 （四二）

第九回 配虎婿專房擅寵愛 裝龍駒當席聘言詞

春帆笑道，愚兄的蛔蟲在這裏咏板油吃哩，難道你不覺得飢餓的，小谷答道，不提起倒也不覺得，現在被老哥一言提醒，小弟的五臟廟裏也在這裏鬧飢荒，說罷，取出一罐餅乾，兩人各吃了十多塊，小谷說道，赴宴去罷，於是兩人穿外衣，戴呢帽，走至門口，雇車來至樊素家，主客俱以到齊，玉師便吩咐擺檯面，推春帆小谷上座，兩人初猶不允，這客居客位，他們更不肯上座，雖道叫我主人坐首位，天下豈有此理呢，春帆只好就座，各人依次入席，吃花酒上面書筆已經描寫過，只不過叫局拇戰四字，無煩再多描寫的了，

筵到酒闌席散，小樊素霍地拖着育仁到小房間裡說道，玉師是你老介紹來飾，承他看得起我，允許替我贖身，那末朋天中秋節了，挨過了節，就要做到年底哪，我關切他一聲，趁此時機，馬上拿出一萬塊錢來，替我清償帶檔和債務，馬上將牌子撤除，他若要我跟到署裏去的，只消依我三條條件，育仁問道，怎樣三條呢，樊素道，第一條，再拿出一萬元來，給我的生母作養老金，第二條要中巳有兩房太太，我入宅時，不願意向他們叩頭的，只喚姊姊稱呼，第三條，我有個胞兄名叫金生，跟我入署，馬上要派個差使他的，育仁道，大約都通得過，我守在這裡，你出請他進來商議，小樊素便花枝招展似的一轉身向外來，走到玉師身邊來合笑說道，請你到小房間裏去，耳聽好消息，玉師早已料到便移步走來，笑問育仁道，有甚秘密軍情報告我呢，育仁說很正經的把樊素的一席話，細說一遍，玉師既然答允了，給育仁道，一切托你辦理，房間裡家伙，及她要辦什麼首飾，馬上摸出中國銀行支票簿和自來筆，寫一萬元支票一紙，遞，你和她議定，向我領款置辦便了，說罷，轉身走出，小樊素從那邊走準於是日進署便了，今天十六是黃道吉日，入，他已竊聽清楚，所以春風滿面的說道，我已聽得明明白白，玉師托你做全權，那末我也就是這般托你領洋鈿，償清債務，儘今晚撤牌，育仁極表歡迎，轉身朝外來就和衆賓作別，玉師與他就如鳥獸散，且說育仁驅車趕往中國銀行領取一萬元紙幣，一萬元用樊林氏戶名，改立存摺，一同帶回小樊素家，走到房間裡，但見男男女女，擠滿一室，有的是犒帶檔的，有的是債主，有的是相好處的男女細帮，虧得小樊素進過學堂初粗通文墨，早已忙還債給賞開成一大篇細賬，和育仁對面坐着，樊素報稱連欠三千二元，

成都市忠誠的信肥
和合拍賣行

拍賣品
木器・風琴・汽車・包車・名畫・古磁・衣箱・銅錫・衣飾・田土・鋪面・住宅・
行址，南新街

評話清客 楊嘯天先生 新書 九蓮燈 全部
交通路平安茶樓啓
好座無多請君早臨

笑笑笑
姨太太外史
眞正妙滑稽
處呀笑掉描
寫香艷細賦
並香俏男女
都可看老幼
都可瞧成都
社會黑幕盡
知道書存無
多要買請早
每部定價四
角本報代售

成都新聞

滑稽詩事 新詞戲本
本報小樂台所刊戲詞共選十九齣，合訂一冊，現已出書，每冊定價四角，特價每冊三角，外埠郵代價外加寄費。五個劇目列後
觀劇陽 馬張路
失落河 邊王閒
報 新報 超張事
良 島頭 跳舞廳
胡蝶跳舞 和日
本 托國劇坪 事
良酒閒 生撿上路
馬市街 文廟街
現局 捐款 郭
劉家大東兆河
成都新聞報館
春熙北段

純記福烟行 減價啟事
現屆年節在邇，小記爲酬達顧主起見，特將新到福烟每包照原價減少兩角，截至年終止，用表歡迎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三十一回 配花貂金瓶施巧計 返故鄉鄭鼎鬧杭州

以爲島主，必是虬髯英雄，魁形大漢，那知才是一個千嬌百媚，如花似玉的女子，年方二九，頭戴九琉珍珠飛蓬巾，高挑雉尾翎毛，身穿五彩滾龍黃袍，腰圍八寶玉帶，裙下雙趺瘦小如鈎，穿着鳳頭繡鞋，坐在飛龍椅上，足踏金獅，左右侍女，高掌孔雀羽扇，排列鑾儀，十分整齊，鄭鼎暗自驚異，心想這女子能有多大本領，竟使兩旁賊將，如此攝服，心中正自猜疑，忽從殿後，閃出十餘名侍從武官，各執爪錘斧，擁至身邊，便要打來跪下。鄭鼎大怒道，要殺就殺，我堂堂男子，豈肯跪你婦人女子，武士不由分說，向着腿上，舉錘正要打下，女子急忙喝住，傳命推至面前，閃動秋波，把鄭鼎上下詳細看了一番。嬌聲問道，聽將軍口音，乃是天朝的人，因何會到此地，尊姓大名，請道其詳，女子說完之時，兩旁武士，齊聲吼道，公主問話，趕快從實招來，若有虛詐，打斷狗腿，鄭鼎聞言，虎目圓睜，向着武士，劈臉就是一把口痰，很聲罵道，誰受你這般忘八的鳥氣，要殺便殺，你敢凌辱於我，說着大罵不已，武士要想發作，看見島主怒目睨視，嚇得不敢做聲，鄭鼎見狀，才將姓名，及大安山聚義，如何與營被沖，如何南海招親，現在回國，前前後後，略述一番，女子聽罷，立即下座，玉手親將綁繩解開，謝罪言道，久聞大名，今幸相逢，下人鹵莽，請勿介意，說着便令散堂，一般賊將俱魚貫下殿出去，宮部吩咐侍女，換去濕衣，請進內殿。說罷先行入內，侍女捧出紅袍紗帽替鄭鼎穿上，冠帶齊全，擁開留下的半副鑾儀，引鄭鼎進至內殿。過了三重大殿，走進左邊月門，一路紅漆萬字欄杆，走出月門正中，座殿宇，金碧輝煌，重樓疊閣，飛房流簷，極其巍峨，殿下白玉爲階，鋪氍毹繡氈，鄭鼎登階入殿，忽聞環佩叮噹。數十名侍女，擁了島主，由後入殿，彼此分賓落坐，互相詢問，接談之間，覺異香撲鼻，鄭鼎見她換了便服，更是香艷動人，穿着月媯繡緞宮裝，腰繫翠藍金緞百摺宮裙，紅蓮三寸，風頭微翹，桃腮杏臉，翠黛含烟，秋水橫波，瓠犀半露，兼以身材窈窕，體態輕盈，一顰一笑，具風韻，鄭鼎心旌搖搖，聽她敘述身世，口齒犀利，如瀉銀河，嬌喉瀝瀝，宛若鶯燕，原來這女子，名叫祝雲霞，祖父祝雲彪，曾爲登州總鎮，因徐明廣父親徐良，在登州被貫，被水寇將玉獅帶劫去，其時祝雲彪聞警，親率水軍追剿，殺死海冠無數，將永壽頭皮連髮，削去一半，結果追趕不上，後來徐良身死，永壽出家，仗恃廬杞之力，報復前仇，假傳聖旨，將祝雲彪革職拿京，行至中途，便私行斬首，二次捉拿全家，家人祝忠，連夜趕回報信，夫人只是痛哭，毫無主意，公子祝飛熊，時年十六，生得來豹頭環眼，力大無窮，智勇兼備，聞報大驚，急命收拾細軟，代領府中家將，保着母親，黑夜下海，駕舟逃難，意欲到浙江母舅家去，那知遇着颶風，竟吹至一地，名爲葫蘆島，距鶩島三千餘里，島賊望見孤舟停泊，便聚衆來搶，祝飛熊揮動九股託天叉，衆賊不敢交手，願讓他爲主，因此霸佔稱王，連年整頓，勢力雄厚，這時鶩島島，三峽各皆有主，鶩頭閻羅，連兵攻打海天峽，海天峽島主王猛，派人來請救援，祝飛熊義不容辭，代領二千兵將，駕舟來援，殺了峽主，並降其衆，王猛見他武藝超絕，願率衆歸順，祝飛熊見鶩島地勢險惡，島內可以屯兵百萬，島上鎮產豐富，連亘千里，森林茂盛，可耕可種，大可有爲，便將葫蘆島作爲屬國，另派大將戍守，連年整頓，又大興土木，建築宮殿，招納亡命，自稱島主，娶納王猛妹子爲后，十年以來，島內有大將百員，嘍兵十五萬，大小戰船五百餘隻，滿想羽翼養成，便殺回國去，爲父報仇，奈無機會，後來母親亡故，王氏又生了一位公主，即是小霞，自幼練習武藝，日以藥水洗澡，到了八歲，能使身體，柔若無骨，縮成一個圓形，堅如鐵石，以鐵擊之，打得發響，飛熊夫妻，愛如掌珠，小霞天成聰慧，過目成誦，到十四歲，文武俱稱絕頂，且是落得一表人材。

（未完）

今聊齋 償債

于堅室主

蓉城楊茂生者，信佛，一日忽有陰差數名，來家將其拘去，即至幽冥，但見官衙高聳，甚爲威嚴，恆與陽世無異，冥王高坐堂上，審訊罪徒，雖無剝皮抽筋等非刑，但鞭苔等刑，亦與陽世縣府，所用者相類，楊審楊時，見旁坐者頗似書記，即翻其過惡簿攷查，始知楊素行慈善，且陽壽未終，差役之誤拘也，乃將其杖責，並飭役，送之還陽，楊入市中，則見往來者接踵摩肩，貿易者各行俱，亦可異者，即幽冥尚有錢毛鋪月，可見陰司亦有紗商者無處不有，社會安得，作此歛財之術，想錢不亂耶，殊正顧盼間，忽有數差役押一老者至，老者身著枷鎖，狀甚狼狽，行近楊側，始識爲彼至友劉某，劉見楊驚問曰，吾友何為至此，楊即述其無罪被役誤拘事，楊復詢劉犯罪之由，劉乃告之曰，余生前爲貪官污吏，暴斂民財，現被告發，拘冥府問罪，或當償他孽債，方能脫囹圄之苦，務煩君友返家，爲余代白家人，多化冥帛，以贖余罪，余嘗威脅圖報於來世也，言已唏噓，洒淚而別，楊且顧且走，凡幽冥所有之事物，無一稍異於陰陽世，恍惚行抵家門，即見家人尚撫棺號慟，述延償爲之超薦矣，送楊之差役謂楊曰，現已至君家，可速返，勿使爾人家過於悲傷，遂以掌擊之扑而楊一驚而蘇，家人悲喜交集，殷殷慰問，楊始與家人道其始末，并見人即述其歷異，

隱語

佑權

李樹折斷……不孝（杳）

十文減一……入聞（九文）

貓上天秤……自稱自

公雞生蛋……少聽見

化子唱戲……窮樂

瞎子看燈……白費

糞船過江……裝死（屎）

高山打鑼……遠近皆知

桃花園內……無禮（李）

畫蛇添足……多事

炭店着火……美哉（煤災）

啞子說話……心裡知

日本的電影院

輝斌

在日本各地，電影院都是匯聚在一條街上的，因此在日本，假使你要看影戲的話，你不必用看報上，廣告，只要到所謂的「電影街」上，揀好的跑進去就是了，每一間電影院，至少有兩種以上，如是映日本國片的電影院，一種必定是現代片，還有一種必定是時代片。

在默片時代，在固然尚未會完全進入聲片時代——日本電影院除了說話人以外，都有一班音樂隊，可憐現任他們都加入失業羣衆裡，

未完

民族武術 劍俠小說

飛俠十三妹

（二三六）

入情入理，深信不疑，說起那人的姓名，如何到此進香，現住何處，從頭至尾，一字不遺的說了一遍，冰娘聽了，方知他現已改了姓名，名喚文奎，現在廣州當根差使，曾在山上做二晝夜大功德，超度亡魂，可惜遲了一天，被他走脫，但不知他超度那一個，倒要要問個明白，想定主意，因又問知客僧道，請問他超度那亡魂，知客僧答說，那位貴客，並不是超祖先，乃是一位姓劉的人，亡名叫做汝錫，據說是他的至友，遇難，從舟而死，全家盡沒，他因念着，從前友誼，所以做些功德給他的，冰娘聽了，禁不住眼淚，急向知客僧道了謝，反身出寺，一頭走，一頭把衣袖揩眼淚，還索索而下，這時已在申牌過後，冰娘回到昨夕投宿的寺中，辭別了餐霞老尼，欲在鳥石山收拾行李，欲行，月娘道時已晚，仇人已去，三時也追趕不及，不如明日動身罷，冰娘道，你那裡知我心事，歡年來天涯奔走，吃盡千辛萬苦，適才相遇，皇天見佑，今日乃知蹤跡，豈可再放他活命，吾妹若不去，愚姊一人先行，拚着未亡人待死餘生，結果那狗賊性命，想先夫在地下必然暗中相助的，說着，奮身欲行，月娘急忙阻止道，十分得意，我因家鄉被匪，投奔到此，各處尋訪，迄不相遇，有人說在貴寺進香，所以特造貴山，前來詢問，請大和尚一一告我，知客僧見他說